

〔法〕弗朗索瓦·萨冈 著  
台湾 雷蒙 译



失落的爱

# 失落的爱

〔法〕 弗朗索瓦兹·萨冈 著

台湾 蕾蒙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第 一 章

这天晚上的派对是在喜欢社交的医生亚菲伦家举行的，对于是否参加这派对我踌躇了很久。我和丈夫亚南一起度过的这个下午——粉碎爱与暴力以及温柔与反抗的四年期间的下午——我原来打算不是在睡神怀里度过，就是在酩酊大醉中结束。反正是单独一个人。但老好人亚南硬要参加派对。他恢复彬彬有礼的表情，被人们问到全巴黎中感情最要好的一对在做什么时，他扮着微笑，装出滑稽可笑的回答，一面粗鲁地用力捏紧我的胳膊。我从镜中看到我们两人，象镜子反照的微笑，我也微笑。两个人都有着苗条修长的身材。他是金发蓝眼，我则黑发灰眼，相同的动作，而且共同的深深的失败已经呈现于表面。可是，他太过份。因此，当受到感动的傻女人问：“亚南，我是不是快要 做 命 名 人（给孩子起名的人）了？”而他回答说象他那样的男

人在我的人生中对我是最大的幸福，这样就够拔我冒火的了。“那是真的。”我说，恰象某些音乐在达到一个乐章的极点时预告下一个主题那样，我从亚南手中逃开，背对着他。象这样，在到处都有的鸡尾酒会席上，巴黎的一个冬天，我遇见了朱利斯·A·克拉姆。我因为抽身太快，而且凶猛，所以从背后感觉出因愤怒而发抖的亚南。朱利斯·A·克拉姆——因为他立刻自我介绍“我是朱利斯·A·克拉姆”——脸色苍白，缺少光辉，没有表情。我胡乱问他，是否喜欢这里陈列的画。事实上，这派对是为这家的女主人，喜欢热闹的潘蜜拉·亚菲伦的情人介绍画而举行的。

“你是说画？”朱利斯问，“哦，不错，窗子那边好象有一幅。”

他举步向前，我不觉跟着这个只到我的头半中间的矮小男人背后走着，发现他的头发脱落许多。他突然在似乎急欲成为画家的人所画的一幅画前面站住，抬起头。他眼镜后面的眼睛是蓝的、圆的，而且从这对眼睛来说，其睫毛实在惊人。活象小渔船上扬着海盗船的帆。他对画的鉴赏继续了一分钟，而且发出沙哑的声音。与其说是人的声音，似乎更接近狗的吠声。从这声音中，我听出“最拙劣”这句话。“啊？”我愕然问。他那犬吠般的声音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同时又觉得十分奇特……

“最拙劣。”他以同样大的声音重复说。因为附近的少数客人仿佛面对丑事般往后退，所以我一个人被夹在画和充满斗志的朱利斯·A·克拉姆之间——他似乎不让我逃走。我们的背后涌起了悄悄私语声。的确，朱利斯·A·克拉姆清楚而且说了两次那幅画“最拙劣”，但迷人的乔丝·阿舒——这时一定是对我而言——并没有反驳一句话。这些悄悄私语声传到了骄傲的罗布夫人的第六感官，她转过头来看我们。罗布夫人是出名的调解者，她以其不动摇的权威指挥着这个社交圈。虽然已经年逾六十，却姿势端正地挺直背部，头发是深褐色，显得非常优雅。而且由于丈夫（已在很久以前精疲力尽而亡故）留下的财产，她才获得非凡的独立，也才能拥有异常的残忍。不论是怎样的情况，成功，或不成功，罗布夫人都能够调整一切，有时则是破坏一切。而到最后，往往正如她的姓名：罗布<sup>①</sup>所预告的，只是独自、傲然屹立着。她的严酷与狂热同样坚固。此外，她能够从先锋派的作品中发现落伍的东西，从传统派作品中找出大胆的东西，换句话说，若非具有这种天赋，而且经常是恶意的，她

---

① 罗布：法语意为“站立”。

该是聪明的女性。

她发现发生了某种意外的事，便马上朝我们走过来。她的背后跟随着战士、丑角、仆从等不为人注意的一帮捧场人物。这是因为她总是一个人单独出门，而经常被一些一旦有事即决心拔刀相助的剑客们包围着。那是在她周围筑立一种几乎可以确定的禁地区域，以阻止人们的亲近。

“你在说什么，朱利斯？”她问。

“我正对这位太太说，这幅画是最拙劣的作品。”朱利斯毫不畏惧地说。

“你是这样认为吗？”她说，“我觉得并不那样坏。”

我指着刚才朱利斯严厉批评的被箭所射穿的圣西巴斯善<sup>①</sup>的画说。罗布夫人下巴的动作和声音的韵律都是完美的，表现出对作品的轻蔑，以及混合着同情女主人盛意款待的宽大与对朱利斯的礼貌与惩罚的宣布。

“这幅画太可笑，”朱利斯·A·克拉姆以略似吹口哨且完全不同的声调说。“不是我的缘故。”

陪伴着亚南的潘蜜拉·亚菲伦露出怀疑的样子

---

① 圣西巴斯善：第三世纪的殉道者，文艺复兴时代喜用他为绘画人物的题材。

走到我们这边来。她听到嘈杂声，发觉宾客之间紧张的空气，扬帆过来迎战。

“朱利斯，”她说，“你喜欢克里斯多巴尔的画吗？”

朱利斯不回答，把凶猛的眼神转向她。她稍微后退，重新恢复女主人的态度。

“你认识亚南·阿舒吗？他是乔丝的丈夫。”

“你的丈夫？”朱利斯问。

我点点头。他笑起来，象古代条顿民族那样，仿佛从如流的岁底层涌出的奇怪的笑，真是令人不舒服的笑。

“什么事可笑？”亚南问，“是这幅画可笑，还是听说我和乔丝结婚，感到可笑？”

朱利斯眨眼注视亚南。我愈来愈觉得他古怪，反正是个不缺少勇气的人物。三分钟之间连续接受罗布夫人，这里的女主人，和亚南的挑战是需要有坚强的冷静。

“是我自己要笑的，而且是没有理由的，”他突然说。“真不懂……”他又朝着罗布夫人说道：

“你不是常责备我不笑吗？高兴吧，今天我笑了。”

我忽然记起我曾经听过关于他的事。朱利斯·A·克拉姆是个实力雄厚的实业家，政治背景也相当雄厚，他十分熟悉在场的四分之三来客在瑞士的

银行户头里拥有多少存款<sup>①</sup>。据说他慷慨却又冷酷，为大家所惧怕，但仍受到各方面的款待。因此，罗布夫人和潘蜜拉·亚菲伦的笑中包含着宽容与苦笑。我们就这样四个人互相注视着，一言不发。当然，这一来亚南和我已经可以回去，称赞得意地站在入口处的画家，然后重新回到我们那阴郁的地狱。不过，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不能以“再见”、“高兴认识你”之类的话简单地解决的这个情况，不知怎么，竟然没有办法脱身。最后，这个情况由自认为是此部落酋长的朱利斯解决。他请我到房间那一头的餐柜前去喝点什么，而且又以相同的动作拉着我，以突击时的速度穿过客厅。我的心分为爆笑与恐怖两半，因为亚南的眼睛愤怒之余，变成透明。我把不顾我的喜好，专横的朱利斯递给我的伏特加一饮而尽。我们周围重新涌现了那蜂巢般的嘈杂声，但片刻后，已经觉得躲避了这次骚动。

“说正经的吧。”朱利斯·A·克拉姆说，“你在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我得意地说。

新式家具、芬兰式装饰品、陶瓷器，以及参加许多制作等，在不断地谈论自己小小创作的这些有

---

<sup>①</sup> 为隐藏财产而在瑞士开户头。

闲阶级人士之间，我为能够表明自己的懒惰习性，而感到很高兴。我是亚南的妻子，他抚养着我。然而，我突然了解我将和他分离，而且绝对不接受他一个钱，一次会晤，任何一切都不接受。我非得找工作，加入编辑人员或广告人员这类悠哉游哉的人群中不可。而且要加入每天早上九点起床，一年两三次到瓦冈斯晒太阳的这些特权者中，非要有好运气不可。我和物质生活之间，经常有人介居其中，首先是我的父母，接着是亚南。这幸运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然而，我却象冒险一样欣喜着，这个愚蠢的我。

“没有做什么而感到快乐？”

朱利斯·A·克拉姆的眼光并不严峻，充满好奇，但很和悦。

“是的，当然，”我说。“眺望时间消逝，日子过去，有太阳时做日光浴，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可是，如果热中于某一件事，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集中于这件事。要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该多好。”

“可能不错，”他茫然说。“这种情形我想都没有想过，我一生劳碌，但我喜欢这样，”他道歉般地说。我为之愕然。

这个人多奇怪，是个给予人脆弱感觉同时有一份强迫感的人。他的心中有个什么在呐喊着，一个

从不倦累的，绝望的什么。就是它使他泛出那犬吠般的笑吧？啊，算了，我想。不必研究实业家的心理、成功和孤独。十分富裕而十分孤独，是理所当然的报应。

“你的先生一直看着你，”他说。“有什么事吗？”

为什么这个人天生要把我当做一个加害者呢？怎么回答他才好？说我爱我的丈夫？不够爱他？爱得太过火？没有好好爱？即使我不拒绝回答，但怎样回答才是真实？而且是亚南也同意的真实……。

这就是最坏的分别吧，不但分别，而且各以不同的理由分别。本来是那样幸福，那样缠绵，那样亲密，但现在唯一的事实是迷失，以空虚的眼睛在沙漠中寻找无法接连的路径。

“不早了，我非回去不可，”我说。

就在这个时候，朱利斯·A·克拉姆以重重的，但非常满足的声音述说沙利纳沙龙的魅力，并且约我后天五点见面，当然假使我不认为沙龙落伍的话。吓了一跳的我马上答应，和他分开，朝亚南的方向，可能是最后的裂伤殴打与眼泪之夜的方向而走。我的脑中回响着这样的话：“那里有巴黎最美味可口的巧克力雪糕。”

这是我第一次和朱利斯·A·克拉姆会晤的经过。

## 第 二 章

“包甜酒的沙瓦朗<sup>①</sup>。”

我气喘吁吁地呆坐在沙利纳沙龙的椅子上。我需要的不是有甜酒的糕点，而该是死刑犯要喝的甜酒。这两天来，我被爱情、嫉妒和绝望之幻形枪所袭击。亚南以他所有的枪射击着我，从近距离射击我。因为这两天来，他不准我走出公寓一步。由于这样，忆起要在沙龙与朱利斯·A·克拉姆会晤的唐突约会，是非常偶然的。

如果是与朋友或亲戚的约会，我一定会坦白说出来。我讨厌这样做。我害怕与我同年代的女性们所喜欢的那种频繁的商谈。因为我不善于说明自己，所以我担心我会相信自己是错误的；而且这种情形只有两个解决办法，其一是忍受与亚南的共同生

---

① 沙瓦朗：以法国著名饮食专家沙瓦朗为名的糕点。

活，也就是说，两人的心灵都受到伤害，在支离破碎的精神状态下，继续过悲惨的生活。其二为离开家，躲避亚南，从他身边逃走。可是，我时常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忆起爱他的那段时光，尽管明知分离是唯一聪明的决心，却把决心和自己本身一起迷失。

在因混入与空肚子的年轻人聊天的淫贱老妇人们的热闹沙龙中，起初我觉得心情舒泰，好象躲在安全避难所的感觉。仿佛被任何时代都有的英国式布丁、法国式巧克力奶油点心、乌黑生疏——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尼姑<sup>①</sup>守护着的感觉。他看起来非常整洁、非常温和，但显得略微疲倦。经过两天也不会被胡须掩覆肌肤，但那些胡须看起来阴险地象会轧刺人的样子。我忘了他的地位，和在建立这些地位以前所耗费的精力，由于他那些少年般的胡须，我忘了朱利斯·A·克拉姆著名的权力和动物性的暴力。我看到的不是财界大人物，而是年老的婴儿。以往我时常被自己的五种感官所欺骗，但同样时常满足，所以我没有憎恨过我的五种感官。

“两客红茶，一客沙瓦朗，一客杏仁蛋糕，”朱利斯说。

---

① 乌黑生疏的尼姑：巧克力雪糕的名称。

“是，马上送来，克拉姆先生。”女服务生发出唱歌般的声音，美妙地一转身，消失于屏风那一边的走廊。

恰象从死里逃生之后，一切的观察都直觉地感到异样般，我注视着他。“我正和一位实业家在沙龙见面，我们刚点了杏仁蛋糕，”记忆这样对我悄悄低语时，我的心和理性，换句话说，我看到的，只是在楼梯扶手处，盛怒之余变为丑恶的亚南英俊的面孔。我知悉散落于这人们居住的快乐地球各处的酒吧、餐馆、夜总会。但沙龙（尤其是目前所在的沙龙）我却不知悉。法国古典的印花棉布、奉承话、白色围裙和上了浆的发带，这种气氛给予我一种难忍的、只是外表的保护之感。无论如何，与其和彬彬有礼的陌生男人一起品尝蛋糕，倒不如蓬头散发，在地毯上受愤怒与悲伤的折磨，面对同样痛苦的同年男子，对我更合适些。有时候人类就象这样，对自己只有视觉上的意见，但同时那也是决定性的东西。通常人都不看自己，毫不加抵抗地落入咸麻、无色、冒着泡沫的深渊中，绝望地变得盲目、耳聋、哑巴……或者相反的，在谁的眼瞳中——相信你就是太阳，而被你照得眼花缭乱的眼瞳中——以胜利的灿烂光辉的姿态出现。当此，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不用说，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

的事，只对别人的事感到兴趣，这样比较轻松愉快。我只是试着要想出杏仁蛋糕究竟是否呈现出黄色的骆驼色，或许是中间色吧？我不知道对朱利斯说些什么才好，只好问他。他露出十分为难的表情，耸耸肩——男人表示“不知道”的动作——问我亚南在做什么，我只回答说，他很好。

“你呢？”

“是的，当然我也一样。”

“‘当然’不算回答。”

我烦躁起来，也许不算是回答，但没有其他话可答。因为除了谈到幼年时代、种种恋爱，以及和亚南波折频繁的婚姻以外，无话可说。何况我又不认识他，也不能把他当做听我倾诉内心话的朋友。我开始感到杏仁蛋糕来得太慢。

“我很冒失。”他以专横骄傲般的声音说。

我做出暧昧的否定动作，看着自己发抖的手寻找皮包内的烟盒。

“我常常很冒失，”朱利斯·A·克拉姆继续说。“其实应该说是笨拙而不是冒失，”他又说。

“关于你的一切，我都想知道，虽然我也知道必需从天气先谈起，可是，我办不到。”

我在心中想，谈天气又有什么不同？忽然间，他看起来就象真的是冒失、粗鲁而没有吸引力的男

人。连无聊的谈话，不，连要谈无聊话的想象力都没有，那就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招待我到这样奇怪的沙龙来。我真想把他和蛋糕一起丢下而逃走。然而，在外面等候着我的是，走在街上时我的混乱和提早回到形同地狱的公寓，只有对此的恐怖阻止了我。

“喏，对方也是人，应该多少可以谈点话。”我对自己说。“奇怪嘛……”事实上，在别人面前象这样封闭性的不自在感觉，和想要逃走的心情，这还是第一次。当然我把一切归罪于自己的神经疲乏，或最近睡眠不足，以及不懂礼貌。就是说，不该做的事全都做了。换言之，把这数分钟之间的失败，归罪于自己而非朱利斯。而且恰象我的人生中屡见不鲜的近乎精神薄弱的愧疚感，让自己担负起不明确的责任。到这里来的时候，对亚南抱着罪恶感，现在对朱利斯·A·克拉姆产生罪恶感。如果这个可爱的女服务生捧着杏仁蛋糕，四脚朝天地跌倒在地上，恐怕我也会认为是我的缘故吧？我的心开始笼罩对本身的愤怒，和想要毁灭人生的悲痛心情。

“那么，你呢？”我控制着感情问，“你在做什么？”

“生意，”朱利斯·A·克拉姆回答。“正确

地说，从前一直在做生意，但现在只是监督而已。总而言之，有一辆车，在车中生活，从这个办公室被载到那个办公室，在那里监督一下，再被载到另一个地方。”

“啊，多无聊。那么，其他呢？结婚没有？”刹时，他仿佛遇见了无礼的询问一样困惑。也许我应该知道他是独身。

“没有，我是单身汉，不过，有一次差一点结婚。”

因为他最后一句话是以沉重、夸大的口吻说的，所以我颇感兴趣地看着他。

“不顺利吗？”我问。

“因为我们的出身不同……”

整个沙龙似乎在我眼前凝固了，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在这矫饰的实业家面前做什么？

“她是贵族的后裔，”朱利斯·A·克拉姆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英国的贵族。”

我再度哑然看着他。我对他没有兴趣是确实的，可是却不住地惊骇。

“为什么她是贵族就……”

“我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建立起今天的地位的，”朱利斯·A·克拉姆说。“认识她时，我还年轻，对自己没有信心。”

“那么，现在已经有信心了？”我好奇地问。

“是的，现在，”他说。“金钱的利益是使你不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感到自卑。也许这是金钱的主要利益。”

他似乎想强调这厚颜放肆的论调，而以茶匙叮——地敲着杯子。

“她住在里丁，”他如梦般继续说。“你不知道里丁吧，是在伦敦附近的小城市，在郊游的时候认识的，她的父亲是陆军上校。”

如果我改变心情，可能进电影院去看那些近来都是杀人和性狂乱的电影比较好些。上校的女儿和里丁的郊游，太不适合点燃绝望的女性想象力。我第一次遇见被称为财界之鲨的人，却撞见了他的弱点——与出身高贵的英国女人失恋的裂缝。如果是朱利斯迫使一打纽约的银行家自杀，我反而容易想象。我从牙齿末端开始吃沙瓦朗，并称赞自己。因为我从以前就非常讨厌蛋糕。朱利斯的思想和大概在里丁青翠的丘陵上驰骋吧？他默默不响。

“后来呢？”我问。

既然已经来了，最低限度的礼貌总得把红茶喝完。

“不，老实说，没有后来，”朱利斯红着脸说。“只是一起玩了几次而已。”